

41930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26
20000 90677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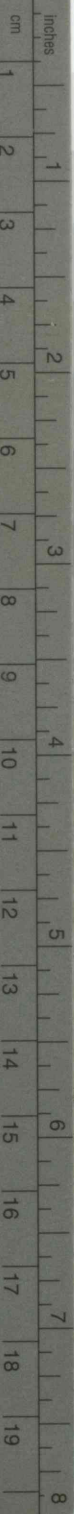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4a
820
215

# 新修漢文

簡野道明編

## 卷五

資料室  
日八十月二年五十正大  
濟定檢省部文  
用科文漢校學中

4a  
820  
215

簡野道明編

新修漢文

東京株式會社明治書院



新修漢文卷五目次

- |   |                                   |   |   |    |
|---|-----------------------------------|---|---|----|
| 一 | 和氣清麻呂論                            | 賴 | 襄 | 一  |
| 二 | 桃花源記                              | 陶 | 潛 | 四  |
| 三 | 山中答人                              | 李 | 白 | 六  |
| 四 | 前出師表                              | 諸 | 葛 | 六  |
|   | <small>〔練習文〕 諸葛亮拜遺命(十八史略)</small> |   |   | 二〇 |
| 五 | 蜀相                                | 杜 | 甫 | 二  |
| 六 | 熟語                                |   |   | 三  |
| 七 | 弘道館記                              |   |   | 三  |
| 八 | 學則弟子職                             | 德 | 川 | 三  |
|   |                                   | 齊 | 昭 | 三  |
| 九 | 孟子抄(下)                            |   |   | 七  |

目次

陶潛 蘇軾 蘇軾 李商隱 杜甫 曾鞏 清葛亮 文天祥

陸軍省  
史記  
五子所  
海鏡  
中庸  
三  
二  
一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仁人心也

無名之指

拱把之桐梓

水哉水哉

一〇 鴻門之會史記

其二

一一 孺子可教史記

一二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一三 垓下之圍史記

〔練習文〕 七言絕句二首

一四 虞美人草

一五 孟子抄 2

天下惡乎定

七

七

六

六

九

三

六

三

三

三

元

元

四

自侮然後人侮之

一六 袁州州學記

一七 師說

〔練習文〕 師嚴道尊學記

一八 中庸抄

學問思辨行

君子素其位而行

一九 熟語出典例

二〇 畫錦堂記

〔練習文〕 朱買臣漢書

二一 李氏山房藏書記

〔練習文〕 故事二則

二二 岳陽樓記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五

五

五

五

五

李

韓

觀

愈

李

白

曾

鞏

李

韓

觀

愈

李

白

曾

鞏

二二 [練習文] 先憂後樂 (宋史)

登岳陽樓 (杜甫)

二三 范文正公文集序

二四 孟子抄 3

天時不如地利

誠者天之道也

舜人也我亦人也

二五 柳子厚墓誌銘

二六 始得西山宴遊記

二七 熟語

二八 捕蛇者說

二九 苛政猛於虎 (禮記)

三〇 賣柑者言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七

七

七

八

八

三一 種樹郭橐駝傳

[練習文] 賣花翁 (阪井華)

三二 祭十二郎文

三三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三四 萬里尋兄記

三五 爲兄軾下獄上書

三六 黃州快哉亭記

[練習文] 漁翁 (柳宗元)

三七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三八 赤壁之戰 (十八史略)

三九 前赤壁賦

四〇 後赤壁賦

[練習文] 題赤壁圖後 (安積信)

△柳 宗元 八

③韓 愈 八

④韓 愈 九

黃 宗義 九

蘇 轍 九

蘇 轍 九

蘇 轍 一〇

李 白 一〇

李 白 一〇

蘇 軾 一〇

蘇 軾 一〇

蘇 軾 一〇

蘇 軾 一〇

題赤壁圖(市川世寧)

四一 峨眉山月歌

李

白

二二

四二 陳情表

李

密

二三

[練習文] 燕詩示劉叟(白居易)

韓

愈

二五

四三 張中丞傳後序

張

巡

二六

四四 守睢陽作

張

巡

二三

四五 熟語

胡

銓

二四

四六 上高宗封事

胡

銓

二四

四七 瞻本胡邦衡上高宗封事序

林

長孺

二〇

四八 文天祥不屈宋史紀事本末

文

天祥

二三

四九 正氣歌竝序註釋例

文

天祥

二七

五〇 和文天祥正氣歌竝序

藤田

彪

二四

五一 陶淵明晉書本傳

陶

二七

五二 歸去來辭

陶

潛

二四

五三 孟子抄

(4)

陶

二五

莫非命也

二五

天爵人爵

二五

士窮不失義

二五

良知良能

二五

舜之居深山之中

二五

君子有三樂

二五

四端

二五

舍生而取義

二五

牽牛

二五

五四 論語抄

1

論語抄

二六

五五 勸學荀子

勸學荀子

二七

五六 孔子世家贊史記

一七

附載

- 一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 鞏
- 二 過平原作 文 天祥
- 三 祀孔典禮今體文例 三 八
- 四 品詞分類略表 三

新修漢文卷五

一 和氣清麻呂論 賴 二 人 襄

華胄 後乘 膜拜 宮闈 僭竊 釋奠 矜式

所貴於士以其有氣節。無氣節非士也。士之有氣節，不獨以立其一身也，足以維持國家，定天下之安危。國之有士氣也，猶家之有柱也，舟之有楫也。舟無楫則覆，家無柱則傾，國無士氣則亡。吾觀於和氣清麻呂之事，有以知之。神龜寶字之際，朝廷之士，可謂無

公卿大夫士庶民

和氣清麻呂備  
前人桓武天皇  
延曆十八年(西  
元)薨。

以上第一段論  
士之氣節關係  
天下國家以爲  
冒頭即一篇主  
意。  
神龜聖武天皇  
年號天平寶字

孝謙天皇年號

廬舍那佛謂奈良東大寺大佛

膜拜長跪拜也膜音ボ

兩朝聖武孝謙玄昉南都興福寺僧

景雲稱德天皇年號元年(七三〇)

氣節矣。橘諸兄以華胄位極正一位矣。聖武之惑溺婦言事無益興造不聞其一言匡救之也。帝之慶廬舍那佛也。與皇后皇太子備儀衛往諸兄為後乘合掌膜拜以當萬眾之觀而不恥也。吉備真備以儒學受寵兩朝位至大臣稱為帝師矣。玄昉之濁亂宮闈而熟視之而已。仲滿之驕橫道鏡之僭竊而如不聞知相率拜賀仰為法王而不恥也。觀此二人之所為可以推其他矣。景雲之元釋奠大學其二年旌表孝子貞婦其三年百官朝道鏡於西宮噫釋奠之禮何禮乎旌表之典何典乎而真備則以為道行矣乎故

以上第二段先呼起清麻呂次極論當時滿朝無氣節之士



和氣公像並護王神社

講禮講學儼然稱士大夫而無氣節焉則其無益於國也如此夫以赫赫天朝祖宗百世之天下而欲傳之一比丘誰不知其不可而莫敢言者何哉曰懼禍也當此時有一人焉言之是捐其一身以存祖宗之天下也清麻呂是已故曰士之氣節關係天下國家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養此以為倚賴也及光仁天皇之即位首召還清麻呂復其本官

矜敬也。式法也。以上第三段論有清麻呂一人之氣節。維持當時天下以結主意。更合論諸兄真備清麻呂醜美對照。慷慨以終之。誰不讀之。興氣節之心哉。

陶潛字元亮。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所著有陶淵明集八卷。太元。晉孝武帝年號。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府武陵縣。

是矜式士大夫。定天下之所向也。嗚呼。可謂知所務矣。天下可百年無如諸兄真備者。不可一日無如清麻呂者。

天下可百年無如諸兄真備者。不可一日無如清麻呂者。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材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士。(方孝孺)

二 桃花源記

落英繽紛 黃髮垂髻 高尚士 問津

陶 潛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

黃髮。老人髮白。轉黃也。髻。小兒垂髮。

〔無論……〕  
歎惋。外人屢遭世亂也。惋。音腕。驚歎也。

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



詣至也。

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平仄

問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四 前出師表

諸葛亮

蜀後主建興五年（八七）丞相諸葛亮率諸軍北伐魏臨發上此表。先帝蜀劉備也。三分魏吳蜀也。

身之不德、者、レテ、輕、レ、レ、古ノ聖賢ノ訓、余ヲ引用、レ、レ、レ、カ、モ、文、ヲ、由、解、ス

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臧否善惡也。內外謂宮中府中。郭攸之、南陽人。

崩殂 殊遇 菲薄 陟罰臧否 簡拔 淑均 曉暢  
傾頽 貞亮 聞達 枉屈 不毛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

三 山中答人 四 前出師表

宮中府中

以

向  
向  
名  
姓

費禕江夏人二  
人為侍中董允  
為黃門侍郎

向寵襄陽人建  
興元年為中都  
督典宿衛兵遷  
中領軍

通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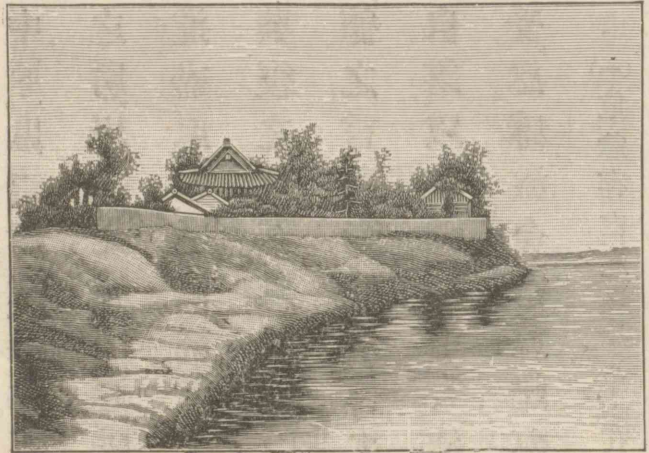
桓靈後漢桓帝  
靈帝並用宦官  
敗政  
侍中尚書謂陳  
震長史謂張裔  
參軍謂蔣琬三

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  
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  
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  
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  
能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  
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  
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  
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  
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

人皆亮所進用  
出師後恐帝不  
能用故屬之  
性命同生命聞  
名譽著聞也達  
官位顯達也

建安十三年劉  
備與曹操戰敗  
于當陽長阪走  
夏口遣亮求救  
孫權  
二十一年自漢  
獻帝建安十三  
年至蜀後主建  
興五年

瀘水名今金沙  
江也有瘴氣三



諸葛孔明明祠堂

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  
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  
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  
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  
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  
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  
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  
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  
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  
夙夜憂歎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

月四月經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得無害。

魏持中原

雍州洛州西原都

雅正也。

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一) 危急存亡之秋 草廬三顧 (二) 桓靈 堯舜 孔孟 李杜

練習文 諸葛亮拜遺命

漢主昭烈病篤，命丞相諸葛亮輔太子。且謂之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漢主又敕太子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遂崩。(十八史略)

五 蜀相

杜 甫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杜甫，字子美，唐襄陽人。大曆五年(一四〇)卒。年五十九。有集六十卷。  
錦官城，成都府城名。昔時置錦官，管產錦，故名。頻，數也。煩，勞也。

六 熟語

庭訓 書紳 努力 考妣 北堂 怡怡 慰藉  
 破顏 冷笑 反目 執拗 矛盾 青衿 弱  
 冠 古稀 味爽 黎明 黃昏 秋毫 忖度 杞  
 憂 富春秋 風木悲 切切惻惻 先入爲主

七 弘道館記

立極垂統 率服 皇猷 異端邪說 俗儒曲學 陵夷  
 撥亂反正 允文允武 藩屏 遺緒 折衷 夙夜匪懈

德川 齊 昭

齊昭號景山。水  
 戶藩主。萬延元  
 年(三五〇)薨。年六  
 十一。私諡烈公。

論語衛靈公篇  
 人能弘道非道  
 弘人也  
 中庸道也者不  
 可須臾離也可  
 離非道也

書經皇建其有  
 極注極中正至  
 極之義也  
 中庸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注位  
 者安其所也育  
 者遂其生也

弘道者何。人能弘道也。道者何。天地之大經。而生民  
 不可須臾離者也。弘道之館。何爲而設也。恭惟上古



神聖立極垂  
 統。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其  
 所以照臨六  
 合。統御宇內  
 者。未嘗不由

斯道也。寶祚以之無窮。國體以之尊嚴。蒼生以之安  
 寧。蠻夷戎狄以之率服。而聖子神孫。尚不肯自足。樂

西土指支那唐  
帝堯陶唐氏虞  
帝舜有虞氏三  
代夏殷周也。

尙加也。

陵夷物漸衰微  
猶丘陵之漸夷  
也。

撥治也。

威公德川賴房  
諡號家康第十  
一子。  
繕修也。

取於人以爲善。乃若西土  
唐虞三代之治教。資以贊  
皇猷。於是斯道愈大。愈明  
而無復尙焉。中世以降。異  
端邪說。誣民惑世。俗儒曲  
學。舍此從彼。皇化陵夷。禍  
亂相踵。大道之不明於世  
也。蓋亦久矣。我東照宮撥  
亂反正。尊王攘夷。允武允文。以開太平之基。吾祖威  
公實受封於東土。夙慕日本武尊之爲人。尊神道。繕



弘道館

義公德川光圀  
諡號賴房第三  
子。光圀以弟襲  
封後讓國於兄  
夷子。  
夷齊伯夷叔齊。

建御雷神常陸  
鹿島神社祭神  
也。奉天祖命。平  
定豐葦原中國。  
亮助也。  
茲土常陸國也。  
繇由也。  
折衷折斷也。衷  
中也。謂爲斷事  
之標準也。

无無也。岐分也。

武備。義公繼述。嘗發感於夷齊。更崇儒教。明倫正名。  
以藩屏於國家。爾來百數十年。世承遺緒。沐浴恩澤。  
以至今日。則苟爲臣子者。豈可弗思。所以推弘斯道。  
發揚先德乎。此則館之所以爲設也。抑夫祀建御雷  
神者。何以其亮天功於草昧。留威靈於茲土。欲原其  
始。報其本。使民知斯道之所繇來也。其營孔子廟者。  
何以唐虞三代之道。折衷於此。欲欽其德。資其教。使  
人知斯道之所以益大。且明不偶然也。嗚呼。我國中  
士民。夙夜匪懈。出入斯館。奉神州之道。資西土之教。  
忠孝无二。文武不岐。學問事業。不殊其效。敬神崇儒。

無有偏黨集衆思宣羣力以報國家無窮之恩則豈徒祖宗之志弗墜神皇在天之靈亦將降鑒焉設斯館以統其治教者誰權中納言從三位源朝臣齊昭也。

以其亮天功於草昧留威靈於茲土欲原其始報其本使民知斯道之所繇來也。

八 學 則

弟 子 職

弟子職管子篇名  
溫和恭遜也  
服猶行也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

常謂常所就。有德親仁也。飭音勅。整也。

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爲學則。

九 孟 子 抄

仁 人 心 也

仁者心之德。義者行事之宜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篇)

無 名 之 指

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

信伸也。

類比也。

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握之也。

徐子徐辟也。科坎也。放至也。

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同上)

拱把之桐梓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同上)

水哉水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

情實也。

鴻門，在今陝西省西安府臨潼縣東。

項羽名籍，時年二十七。沛公，即漢高祖劉邦也。時年四十一。咸陽，秦都。當陽君，黥布也。霸上，在今陝西

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澗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離婁下篇)

一〇 鴻門之會

史記

五采 天子氣 季父 秋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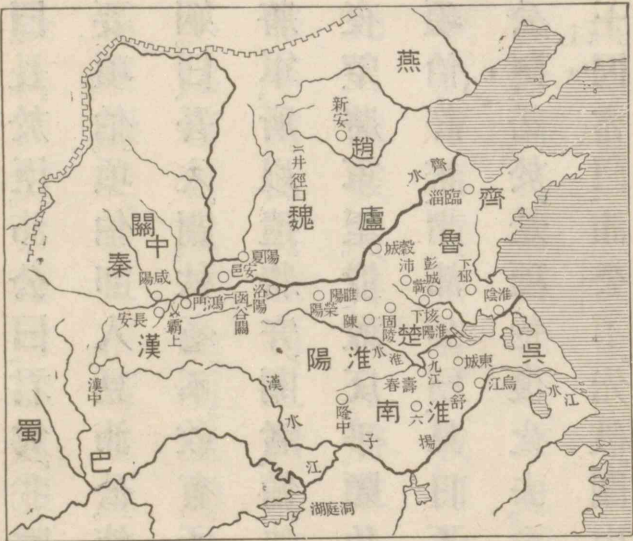
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

省西安府咸寧縣東。

賴襄曰、未得相見句、一篇胚胎。

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

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



為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

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

賴襄曰、借沛公口、敘其交來歷。



〔孰與……〕

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

倍背也。

其二

玉玦

目眦盡

細說

刀俎

魚肉

督過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

若汝也。

〔不者……〕

賴襄曰項伯下不著知其意三字益見危急間處。

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座，殺

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

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

「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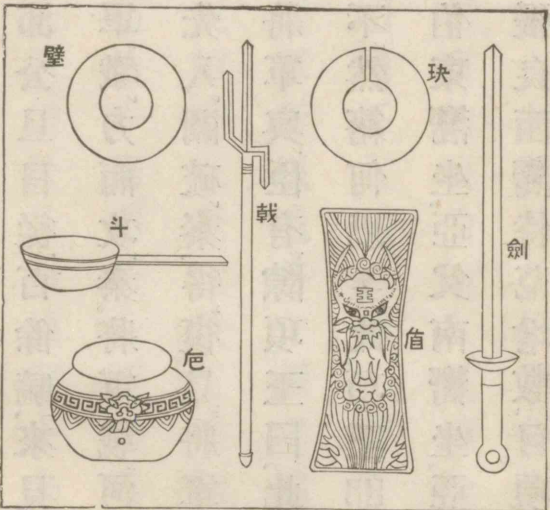
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

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

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

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

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



舉猶盡也。恐不能盡殺也。懷王，楚王。

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

細說小人之說也。

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

酈山，在臨潼縣。

唉，歎恨發聲之辭。

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楛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座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

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大行ハ細謹ヲ顧ミズ。大禮ハ小讓ヲ辭セズ。如今人方ニ刀俎タリ。我魚肉ト爲ル。何ゾ辭スルコトヲ爲サン。(復文二十六字)

81  
69  
72

23189

一一 孺子可教

史

記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

留在江蘇省徐州府沛縣。大父祖父也。秦滅韓、秦始皇十七年(四三)

倉海君、東夷君長。

博浪沙、在河南開封府陽武縣。

下邳、在江蘇省

楚人謂橋爲圯。圯音夷。

毆以杖擊也。

業、旣也。

里所、同里許。

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

穀城山在山東省東阿縣東北。太公呂尚也。稱太公望。佐周武王克殷有功。

子房張良字。

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一二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李白

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爲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天地皆震動。

擊。秦皇勇也。潛匿下邳。智也。徐泗卽下邳地。謂此人已逝。徐泗之間。蕭條至今。無此人才也。

垓下。楚地名。在安徽省鳳陽府靈璧縣東南。陽夏。河南省太康縣。固陵。在河南省淮陽縣西北。

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唯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歎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一三 垓下之圍 史記

四面皆楚歌 悲歌慷慨 披靡 蹂踐

漢五年。漢王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

傳一傳

六地名以舒之  
兵屠六地并  
舉九江兵來會  
也。

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

蒼白雜毛曰騅  
蓋以色名

闕音結謂曲終也。  
虞美人和之詩曰。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陰陵在安徽省定遠縣西北。給欺也。  
東城在安徽省定遠縣東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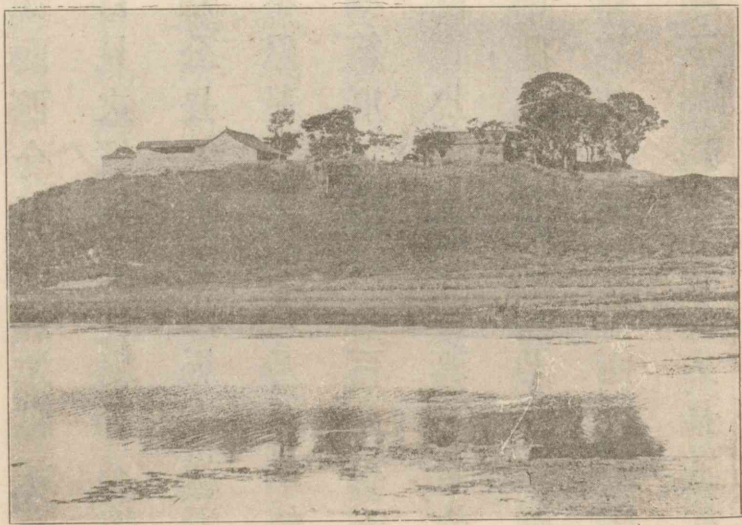
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

決戰一本作快戰

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

烏江揚子江津名。在安徽省和縣東北四十里。艤音儀。謂整船向岸也。

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



江 烏

面。同背也。以故人故難正視也。指指示也。德施恩惠也。項王死時年三十一。

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

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練習文

七言絕句 二首

王師百萬征強虜。野戰攻城屍作山。愧我何顏看父老。  
 凱歌今日幾人還。凱旋有作（乃木希典）

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來未可知。題烏江亭（杜牧）

卷一作捲。

曾鞏字子固號南豐宋人唐宋八家之一。

英雄本學萬人敵項羽曰書足

一四 虞美人草

曾

鞏

鴻門玉斗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  
 咸陽宮殿三月紅。霸業已隨煙燼滅。  
 剛強必死仁義王。陰陵失道非天亡。  
 英雄本學萬人敵。何用屑屑悲紅粧。

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願學萬人敵

三軍散盡旌旗倒。香魂夜逐劍光飛。

玉帳佳人座中老。青血化為原上草。



芳心寂寞寄寒枝。哀怨徘徊愁不語。  
 滔滔逝水流今古。當年遺事久成空。

舊曲聞來似斂眉。恰如初聽楚歌時。  
 漢楚興亡兩丘土。慷慨樽前為誰舞。

一五 孟子抄

襄王惠王子名

油然雲盛貌。

禦防止也。

由與猶古字相通。

天下惡乎定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梁惠王上篇）

自侮然後人侮之

菑災也。

孺子童子也。

滄浪水名。纓冠紐也。

太甲書經之篇名。

李觀字泰伯，宋盱江人，以文章知名。嘉祐四年卒，年五十一。所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離婁上篇）

一六 袁州州學記

李

觀

誦絃聲

儒效闊疎

陋隘

燥剛

門廡

黜聖

舍菜

著有盱江集。袁州在江西省。今宜春縣其舊治也。

宋史仁宗紀慶曆四年詔天下州縣立學皇帝二十有三年即仁宗慶曆四年

守令謂州太守及縣令也。尼止也。

三十有一年皇祐五年(一七三)也。祖君無擇祖姓無擇名。黝音有微青黑也。聖音惡塗飾也。

戎行 草茅危言 徼利達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絃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一段先敘祖君未來以前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才放失。儒效闕疎。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陔隘不足。改爲。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記地之吉與材之美。殿堂門廡。黝聖丹漆。舉以法故。記制作之佳。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竝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

舍同釋菜。蘋蘩之屬。始立學者。必釋菜禮先師也。

論音審告也。四代虞夏商周六國韓魏齊楚燕趙。

劉氏漢高祖劉邦也。世祖後漢光武帝。

靈獻後漢靈帝。獻帝。草茅危言。謂在野而正言者。黨

鋼諸人是也。聖神斥仁宗。賢君斥祖無擇。庠序皆鄉校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展力。越明年成。記用力勤而成工速。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觀。諗於

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廕六國。

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

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引古廢學之禍

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

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

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尙數十年。教道之結

人心如此。引古興學之效。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

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教之於無一事之先

有不幸。尤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

賴且有所法。報之於有是惟朝家教學之意。應前稱上意若  
 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差抑亦為  
 國者之憂。又反說

一七 師說

韓

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  
 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  
 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  
 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  
 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

韓愈字退之唐  
 鄧州南陽人貞  
 元八年進士最  
 善古文長慶四  
 年(一四四)卒年五  
 十七諡文所著  
 有昌黎集四十  
 卷外集十卷  
 庸何也

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  
 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



韓愈像

且從師而問  
 焉。今之衆人  
 其下聖人也  
 亦遠矣。而恥

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  
 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  
 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  
 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

或不焉不猶否也。

鄙之一本作不齒齒列也。

孔子問禮於老子問樂於襄子問琴於師襄子問官名於鄭子三人行云云語見論語述而篇。

蟠貞元十九年(一)進士。

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焉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

嚴尊敬也。

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時請學於余異於今人余嘉其能行古道不異於古人作師說以貽之。

練習文 師嚴道尊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禮記學記)

一八 中庸抄

學問思辨行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

君子之學、不<sub>レ</sub>爲<sub>レ</sub>則已、爲<sub>レ</sub>則必要<sub>レ</sub>其成、故常百<sub>レ</sub>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sub>レ</sub>行者也、勇之事也、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素猶見在也。

(無入而不自得)

易平安也。

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君子素其位而行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一九 熟語出典例

志學 而立 不惑 知命 耳順 從心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論語、爲政篇)

治國 齊家 修身 正心 誠意 致知 格物

格知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大學)

二〇 畫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四句乃一篇大意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旌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

史記云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魏志太祖謂張既曰遷君本州可謂衣錦畫行畫錦之語蓋本此。  
季子蘇秦字(卷三第二八課參看)

大丞相衛國公謂韓琦琦相州人初封魏國公至和中以武康軍節度來知相州歸故鄉也相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

牙者天子或將軍所建之旗纛車上羽葆幢也桓圭九寸公爵所執圭瑞玉也袞裳天子及三公之服

榮者也

數句收拾前文振起下意

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

伏下文來治於相句

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

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

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

起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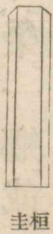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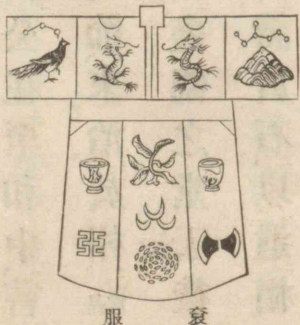
首一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

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

而夸耀之也。顧季子買臣一段然則高牙大

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袞裳不足為

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



圭桓

服 袞

至和宋仁宗年  
號(七四一七五)

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以此望於公也

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此又

道公平生之志以見異於季子買臣公在至和中嘗

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富是

實而歸故鄉也乃作畫錦之堂于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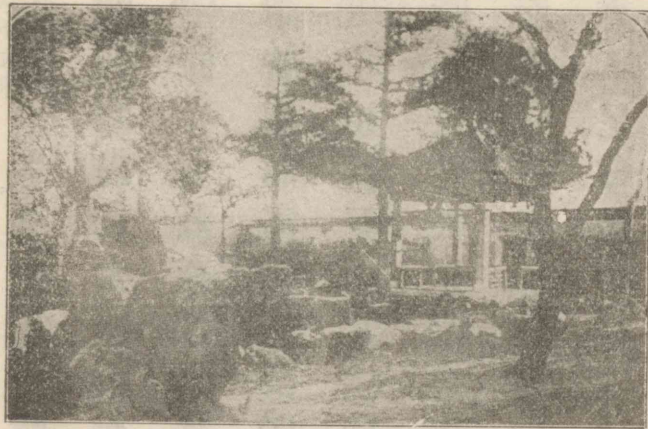
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

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

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

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是見

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



(州定省隸直在)祠公魏韓

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  
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  
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應前勸之金石播之聲詩  
句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一篇結穴只一語筆力千鈞余雖不獲  
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  
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練習文 朱買臣

朱買臣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賣薪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

女汝也



上指漢武帝。

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後數歲，買臣爲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謝。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修刪) (漢書)

二一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

軾

上國 風雅頌

摹刻

荀簡

倍蓰

咀嚼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

禮記曲禮：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六材者，謂六工所用材物。

以上第一段，言書之適於用，應有所求，有所得。賴襄曰：惟書乎三字，收上生下，下一字千金。柱下史，掌圖書官。賴襄曰：引三典，尤切於書妙在簡捷，是用典之法也。故事成語考，三墳五典，乃三皇五帝之書。八索九邱，是八澤九邱之誌。

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

以上第二段言古今書之多少與古人能學後人不能學廬山在江西省九江府李常字公擇

英魯直云  
士大夫三日  
不讀書  
別義理  
不多於  
曾中

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以涉其流探其源探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

來者猶曰後人

以上第三段入本題言李氏遺藏書以供來者之求不負仁者之心

以上第四段言自己感想以結全文賴襄曰此段一篇餘波而風韻姿致全在於此

對鏡覺  
面目可  
憎向人  
亦終言  
無味  
我

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練習文 故事二則

三國志六十五卷分爲魏志蜀志吳志晉陳壽撰大司農掌穀貨官

書言故事十二卷宋胡繼宗編

范仲淹字希文宋蘇州人歷官至參知政事皇祐五年卒年六十四諡文正所著有文集二十四卷

三餘 三國志魏董遇性質訥好學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明帝時官至大司農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斷齋畫粥 書言故事貧而力學曰斷齋畫粥范希文修學最貧在長白山僧舍煮粟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畫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齋數十莖而啖之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浩浩湯湯 朝暉夕陰 氣象萬千 遷客騷人 霏霏冥冥 郁郁 寵辱 廟堂 江湖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

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

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

之述作記予觀夫巴陵勝狀

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

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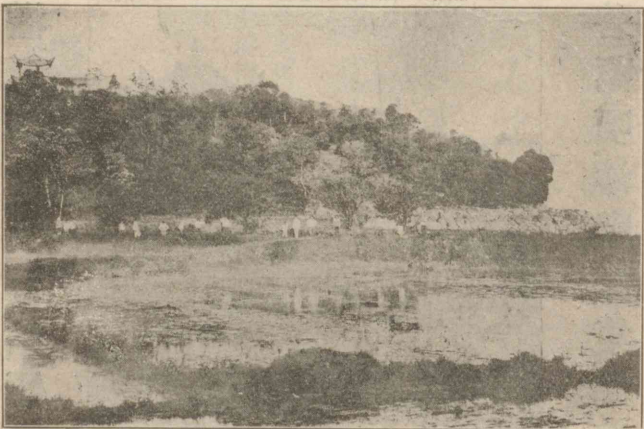
暉夕陰氣象萬千四字包許多景致此

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

之述備矣只用虛筆輕輕提過然則北通

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

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覽物之情一句起下二段文字若夫淫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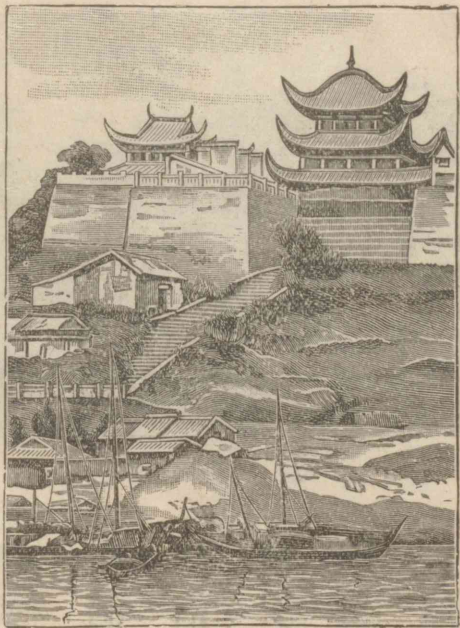
洞庭湖

慶曆宋仁宗年號四年(一七〇四)滕宗諫字子京河南人巴陵即岳州在天岳山之陽故名岳陽岳陽樓湖南省岳陽縣城西門樓也下瞰洞庭風景絕佳湯音商湯湯水盛也

述指上詩賦言

霏霏雨雪甚貌。

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  
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



岳陽樓

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  
蕭然，感極而悲者矣。一段寫遷客騷人之悲，是覽物之情而憂者。至  
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

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  
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沈璧，漁歌互

寵辱榮辱也。

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

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一段寫遷客騷人之喜，是覽物之情而樂者。嗟夫，予嘗求古

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上寫悲喜二段，只是欲起古仁人一段正意。不以物

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

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從悲喜詞出，憂樂明古之

仁人憂多樂少，與人情之隨感而憂樂頓殊者不同。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歟。憂樂俱在天下正見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意。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斯人謂先憂後樂之仁人。

練習文 先憂後樂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唐代宗大曆三年，杜甫客岳陽，作此詩。時年五十七。後二年卒。拆音擇，開也。

樂也。(宋史)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杜甫)

二二三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

軾

誦習 疇昔之願 王伯之略 賦畝中 如指諸掌 僥倖

弄翰戲語

男女未冠笄，結髮爲飾，曰總角。石守道，名介，時爲國子直講，作慶曆聖德詩。(卷四第四一課參看)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

十一人丞相章得象、晏殊、參知政事賈昌朝、樞密使杜衍、副使富弼、范仲淹、韓琦、諫官歐陽修、余靖、蔡襄、王素。

嘉祐仁宗年號。二年(七七)

范純仁，字堯夫。范純禮，字彝叟。范純粹，字德孺。

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

以謂也。

疇昔猶言平昔。疇發語辭。

本集伯作霸通。

淮陰侯韓信也。

三秦謂秦降將司馬欣董翳章邯也。

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稿見屬為序。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以上第一段自平生景慕說起到敘文集之喜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

嘗亦試也。

佛後

化學

口法

漢文

地理

八月 三月 九月 錢 水 木 代 物 三 金 物 理

此字指仁義禮樂等。

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成者哉。以上第二段為業前定者。列舉古賢功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

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見禮記禮器篇。

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以上第三段。鈔公功業文章。皆發于其德。結全篇。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論語。憲問篇)

二四 孟子抄

天時不如地利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

革甲也。委棄也。城。界限也。

趙岐曰。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而戰。則勝矣。

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公孫丑下篇)

誠者天之道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

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離婁上篇）

舜人也我亦人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此仁禮之驗）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

吉田松陰曰：實ハ痛ク此ノ章切實ニ通シテ朝右ノ義明ベシ其ノ待クズ存心ノ骨ニ仁禮ハ其ノ目ナリ人恆愛敬之ハ是レ常ニ反スルハ是レ變テ云フ切ナリ忠矣ト云フニ至リテハ自ラニ居ル甚ダ高シト云フ能クハ前二

雖モ忠矣ニ至リテハ多クハ忿恨ニ堪フルコト能ハズ居ル妄ノ自ラ居ルキト均シ終身ノ憂一朝夕ノ患直チニ覺陽ヲ刺スヲ覺ユ遠ニ如舜而己矣工落著ス其ノ夫ハ則チ亦仁禮ノ二章首尾照應レ所ナリ是等ノ章孟子中ニ在リテモカラズ云

不忠。（由與猶同。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鄉人，鄉里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離婁下篇）

二五 柳子厚墓誌銘

韓

愈



博學宏詞 儁傑廉悍 諸公要人 汎濫停蓄 子本相侔  
詡詡 推挽 窮裔 節概 重然諾 經紀

武后高宗后則  
天武氏。

權貴斥宰相竇  
參。

賴襄曰一篇柳  
宗元本傳與公  
他碑誌自別而  
他碑誌終無出  
此右者以韓銘  
柳天地鉅觀宜  
乎其如此。  
賴襄曰篇中諒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伯祖爽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待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

柳心處明白如  
揭真千古知己  
有此一銘柳可  
以瞑矣。

賴襄曰文章是  
柳一生可傳者  
故先提出之然  
後及事業。  
賴襄曰諸公一  
句是柳禍根非  
昌黎誰能言之  
貞元十九年  
用事者王叔文  
也。

永州在湖南省  
永州府。  
柳州在廣西省  
柳州府。  
賴襄曰三例字  
見非柳一人之

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淡。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

罪。賴襄曰：以上略敘文章，以下及事業。侔齊也，等也。與爲也。賴襄曰：以上敘事業，然後及交遊氣概，遂趁勢下議論，見柳所，以終貶謫。劉禹錫字夢得，播州今貴州省遵義府遵義縣地方。古人稱母，亦曰大人。白上者，御史中丞裴度也。連州今廣東省連州。

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

徵招人，也逐往訪也。詡詡，媚好貌。擠排，陷也。宜猶殆也。

顧藉，同顧情。

窮裔，謂僻陋之地。臺，御史臺。省禮部省。

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世。

彼謂文學辭章必傳此謂爲將相。元和十四年（四九七）

萬年縣名。

舅弟從母弟也。涿州名。

經紀猶管理也。

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室墓穴也。

西山在永州城西。故名。

僂人罪人也。是州指永州。在湖南省。隙隙同。開也。施施徐行貌。漫漫閑游貌。〔無遠不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其ノ文學辭章必ズ自ラカメテ必傳ヲ後世ニ致スコト、今ノ疑ナキガ如クナル能ハザルナリ。（復文二十二字）

二六 始得西山宴游記

柳宗元

僂人 惴惴 施施 箕踞 衽席 岿然 洼然 遯隱  
縈青繚白 培塿 灑氣 心凝形釋

自余爲僂人居是州、恆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

119  
2 6 11 4 4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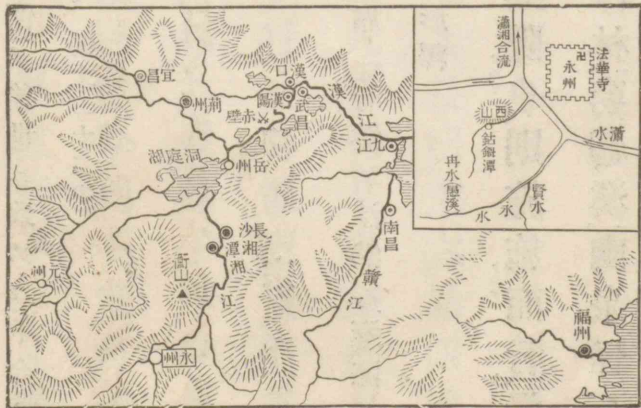
本集臥下有臥而夢三字。

法華寺名。

染溪冉水也。茂音廢草葉盛貌。

垤音鐵土之高也。一曰蟻封也。

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  
 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  
 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  
 特。第一段敘遊探以忘慘辱今年九月二十  
 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  
 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  
 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  
 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  
 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  
 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



縈青繚白。謂山川廻環。培塿小阜也。

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  
 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敘登高遠望之狀悠悠乎與  
 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  
 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  
 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  
 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  
 志。是歲元和四年也。第二段敘始得西山之樂

二七 熟語

臥遊 跋涉 知音 行色 征衣 行廚 刀圭

杏林 邊塞 行路難 塞翁馬 斷金之交  
 金蘭之契 蒲柳之質 濟勝之具 寸馬豆人  
 膾炙人口 櫛風沐雨 五風十雨 蓋棺事始定

二八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汪然 頓踣 呼噓 隳突 恂恂 賦斂

腊乾肉也。  
 餌藥餌也。  
 大風，惡疾也。  
 攀跪，手足曲不伸也。  
 瘦，頸腫。癘，癩同。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攀跪、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

死肌，血氣不至之死肉。三蟲，一曰三尸蟲，道士言人皆有三尸蟲，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日庚申，出讒於帝。藤森大雅曰：首段敍蛇之藥材，與永人之爭捕。藤森曰：當其租入，是眼目。藤森曰：二段入本事，便是捕蛇者之言，言不為捕蛇之役，則久已病矣。藤森曰：寫最苦之狀，是苛政猛于虎之伏線。藤森曰：寫鄉鄰

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

三世之死徒應上文吾祖死於是三句結構精密

藤森曰三段明捕蛇之不幸未若復賦之不幸之甚之說不敢求更役

藤森曰悍吏之毒有甚於蛇是鄉鄰無日不犯死也

藤森曰四段敘作說之意

藤森曰孰知二字寫盡當時在事者

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二九 苛政猛於虎

禮

記

式而聽之式同賦憑於賦而察其聲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檀弓篇)

三〇 賣柑者言

劉

基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

劉基字伯溫明青田人佐太祖定天下封誠意

伯洪武八年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誠意伯文集二十卷。杭今浙江省杭州府。輝、晉葉。

食養也。

皋比虎皮也。洗洗果毅貌。孫吳孫武吳起竝善兵法。伊皋伊尹皋陶。



簋



虎符

金色置<sub>ニ</sub>于市<sub>ニ</sub>賈<sub>ニ</sub>十倍。人爭鬻<sub>レ</sub>之。予<sub>カ</sub>得<sub>ニ</sub>其一<sub>ニ</sub>剖<sub>レ</sub>之如<sub>ニ</sub>有煙撲<sub>ニ</sub>口鼻<sub>ニ</sub>視<sub>ニ</sub>其中<sub>ニ</sub>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sub>レ</sub>之曰若所市<sub>ニ</sub>於人<sub>ニ</sub>者將<sub>ニ</sub>以實籩豆<sub>ニ</sub>奉<sub>ニ</sub>祭祀<sub>ニ</sub>供<sub>ニ</sub>賓客<sub>ニ</sub>乎。將<sub>ニ</sub>銜外<sub>ニ</sub>以惑<sub>ニ</sub>愚瞽<sub>ニ</sub>乎。甚矣哉爲<sub>レ</sub>欺也。點出欺字作主通篇從此發論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sub>ニ</sub>是以食<sub>ニ</sub>吾軀<sub>ニ</sub>吾售<sub>ニ</sub>之人<sub>ニ</sub>取<sub>ニ</sub>之。未嘗有<sub>レ</sub>言<sub>ニ</sub>而獨不足<sub>ニ</sub>子<sub>ニ</sub>所乎。世之爲<sub>レ</sub>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sub>ニ</sub>之思也。今夫佩<sub>ニ</sub>虎符<sub>ニ</sub>坐<sub>ニ</sub>皋比<sub>ニ</sub>者洗洗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sub>ニ</sub>孫吳<sub>ニ</sub>之略<sub>ニ</sub>耶。武將峩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sub>ニ</sub>伊皋<sub>ニ</sub>之業<sub>ニ</sub>耶。文臣

敦音妬敗也。理治也。

東方生名翽前漢武帝時人。以滑稽名滑稽詼諧也。

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斲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sub>ニ</sub>於柑<sub>ニ</sub>以諷耶。

汪然 || 譁然 || 弛然 || 燁然 || 默然 || 熙熙 || 洗洗乎 || 昂昂乎 || 巍巍乎 || 赫赫乎

三一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碩茂 窺伺倣慕 官理 殫蹇

黃氏日抄云郭橐駝傳戒煩苛之擾。橐駝即駱駝。

長安在陝西省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種樹為樂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一篇之意已盡于此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

蒔種也。

耗損也。

拳曲也，易更也。

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能有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此段明他植者莫能如句，理以上論種樹畢，以下入正意發出議論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



勛音極勉也。  
字養也。遂長也。  
四而字同爾。  
糞音塞熟食也。  
朝曰糞夕曰殮。  
嘻喜笑也。

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勛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飡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練習文 賣花翁

賣花翁 住在洛城東。竹扉半破鬢如蓬。  
自少栽花到七十。培養別傳一家法。栽花雖巧拙謀生。  
未免街頭喚且行。日暮還家自歎息。滿擔不抵一壘直。

辛苦自栽不自觀。徒使他人醉春色。嗟呼世事無不然。  
不須獨為此翁憐。蠶婦無衣匠家漏。經國人老草野閒。

(阪井華)

三二一 祭十一郎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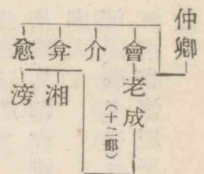
韓

愈

時差之奠 所怙 零丁孤苦 旅食 孩提

韓愈兄會無子以弟介之子老成爲後。即十二郎也。  
貞元十九年(一四三)五月二十六日。  
大曆五年(一四三)公父仲卿卒。公時三歲。  
兄嫂兄韓會嫂鄭夫人。  
河陽縣名在今河南省懷慶府孟縣。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差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



大曆十二年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宰相元載黨與貶爲韶州刺史尋卒于官公時年十一從在貶所

以上第一段敘幼時不相離貞元十三年董晉帥汴州時公在董晉幕十四年秋張建封辟公爲徐州節度推官十六年五

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

月建封卒公西歸洛陽

汴州今河南省開封府

徐州今江蘇省徐州府

以上第二段敘出仕之後離合無常卒不可合而遽死

孟郊字東野善詩從公學古文蒼蒼物老狀

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強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強者而天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

耿蘭十二郎侍女。

汝之子韓湘吾之子韓昶。  
以上第三段敘悲哀之情感慨最深。  
軟脚病俗所謂脚氣病也。

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

以上第四段敘不審病死之狀。況月日伏下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二句。

兆墓域也。  
以上第五段敘葬祭。

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

斂斂屍於棺也。窆下棺於墓穴也。

伊潁二水名。竝在河南省。以上第六段。斂悔咎之情。以罪已。且言欲處置其身。後以慰死者之心。

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尙饗。

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天涯地角。彼蒼者天。彼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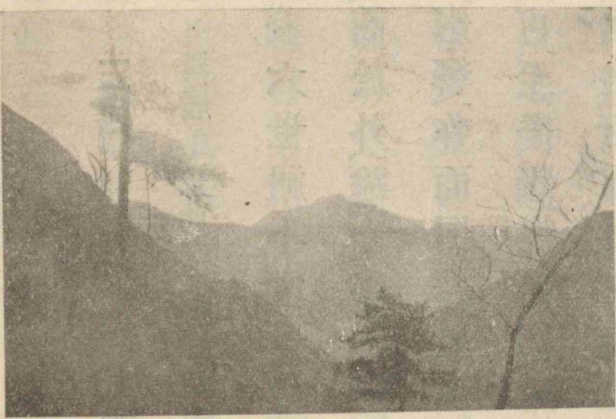
姪孫謂兄弟之孫。

潮陽今廣東潮州府潮陽縣。

秦嶺終南山。

三三三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韓愈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春正月。遣使迎佛骨至京師。韓愈上表極諫。帝得表大怒。貶愈於潮州刺史。



秦嶺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貶潮陽路八千。  
欲爲聖明除弊事。  
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  
好收我骨瘴江邊。

黃宗羲字太冲號梨洲浙江餘姚人清康熙三十四年(三五五)卒年八十六

屨草履也木曰屨麻曰屨

(將何之)

里里居系世系零丁今之尋人招子也榜揭示也

三四 萬里尋兄記

黃宗羲

躡屨

音塵

閉關踣頓

箝口槁腸

綱常之寄

宗羲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獨不可至乎躡屨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在將何之府君曰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年貌爲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聞冀兄

猴洞蠻陬猴謂西南夷今廣東雲南省有之蠻謂南夷陬隅也邊側之地也衡山五嶽之一稱南嶽在湖南省衡山縣沈綿二句杜詩註沈綿盜賊際統計喪亂言之也狼狽江漢行江謂嘉陵江舉避亂來蜀之始以爲言也此夢蓋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也道州今湖南省永州府姚江今浙江省紹興府餘姚縣

或見之即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猴洞蠻陬踪跡殆徧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沈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爲不祥遇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爲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春陵行中句也春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廁置傘路旁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云姚江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未決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歎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

開關難避之義

府君卒挽之而歸。嘗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開關踣頓，求父求母者不絕書。為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方府君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餓體凍膚而不顧，箝口槁腸而不卹，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惟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其時當景泰、天順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唯恐其兄之入，英宗唯恐其弟之生，富貴利害，伐性傷恩，以視府君愛惡頓殊，可不謂天地綱常之寄，反在草野乎。

景泰明代宗年號，代宗即景皇也。  
天順明英宗年號。

三五 為兄軾下獄上書

蘇

轍

草芥之微 怙恃 狂狷 包含 抑畏 繳進 感荷  
不世出之主 螻蟻之誠 末減 孤危迫切 激切隕越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為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

屈原曰：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  
以上第一段，敘上書原由。  
怙恃，父母也。詩小雅蓼莪篇，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繳音教糾良也  
繳進糾彈上進也

以上第二段敍  
微言得罪原由  
辯其冤

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託興作為歌詩語或輕發向  
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  
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為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  
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  
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  
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  
抱有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  
效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  
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為言者  
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其志不勝

手足謂兄弟  
以上第三段更  
進一層悲抱有  
為之志而罹冤  
漢文西漢孝文  
帝太倉令淳于  
意有罪當刑少  
女緹縈上書曰  
死者不可復生  
刑者不可復屬  
願沒入為官婢  
以贖父罪帝憐  
其意詔除肉刑  
事見史記文帝  
紀

隕越顛墜也  
以上第四段乞  
免獄死

手足之情故為冒死一言昔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  
緹縈請沒為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  
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  
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  
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為幸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  
必不敢抗拒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  
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  
軾洗心改過粉骨報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  
勝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  
所乞臣無任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

黃州今湖北省黃州府。

湘沅二水名在湖南省。漢沔水入江處名。赤壁山名在今湖北武昌府嘉魚縣西北。江漢齊安縣名在今湖北省黃岡縣西北。一舍三十里。

三六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浸灌 几席 馳騫 蓬戶甕牖 憔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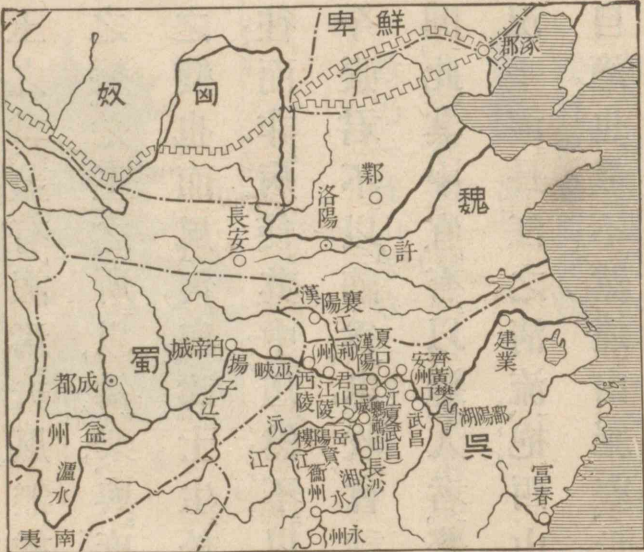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

武昌今湖北武昌府武昌縣。

曹操字孟德。孫權字仲謀。周瑜權將。嘗破曹操於赤壁下。陸遜亦權將。嘗破劉備於夷陵。

楚襄王故事。出文選。宋玉風賦。黃州楚地。故引以為證。宋玉景差。竝楚大夫也。

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



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騫。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



會計一作會稽指簿書錢穀言蓬戶甕牖編蓬爲戶以敗甕口爲牖謂貧家挹取也西山謂武昌諸山。

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

勝者，烏覩其爲快哉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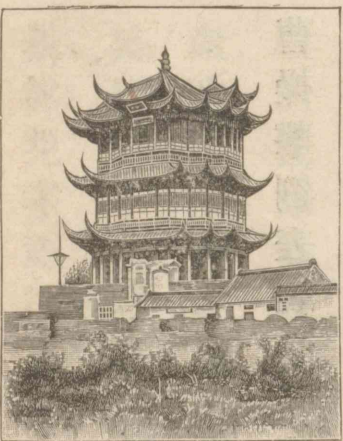
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

練習文 漁翁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柳宗元)

三七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白

故人西辭黃鶴樓。  
烟花三月下揚州。  
孤帆遠影碧空盡。  
惟見長江天際流。



樓 鶴 黃

黃鶴樓在湖北省武昌府。廣陵今江蘇省揚州府。

欸乃，漁歌聲也。欸音靄。

赤壁之戰漢建安十三年（二〇八）江陵湖北省荊州府江陵縣。

夏口今湖北漢口。

三八 赤壁之戰 十八 史略

會獵 蒙衝 燥荻枯柴 帷幔 雷鼓

曹操擊劉表。表卒。子琮舉荊州降操。劉備奔江陵。操追之。備走夏口。操進軍江陵，遂東下。諸葛亮謂備曰：「請求救於孫將軍。」亮見權說之。權大悅。操遺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請迎之。魯肅以爲不可。勸權召周瑜。瑜至，曰：「請得數萬精兵，進往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言迎操者，與此案同。」遂

蒙衝，謂船之狹而長，可以衝突敵船者。同艦，艦裏音果，包也。

雷，同播，擊鼓也。

景昇，劉表字。

以瑜督三萬人，與備并力逆操。進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幔，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爲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皆指言蓋降。去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烟焰漲天。人馬溺燒，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走還。後屢加兵於權，不得志。操歎息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向者劉景昇兒子豚犬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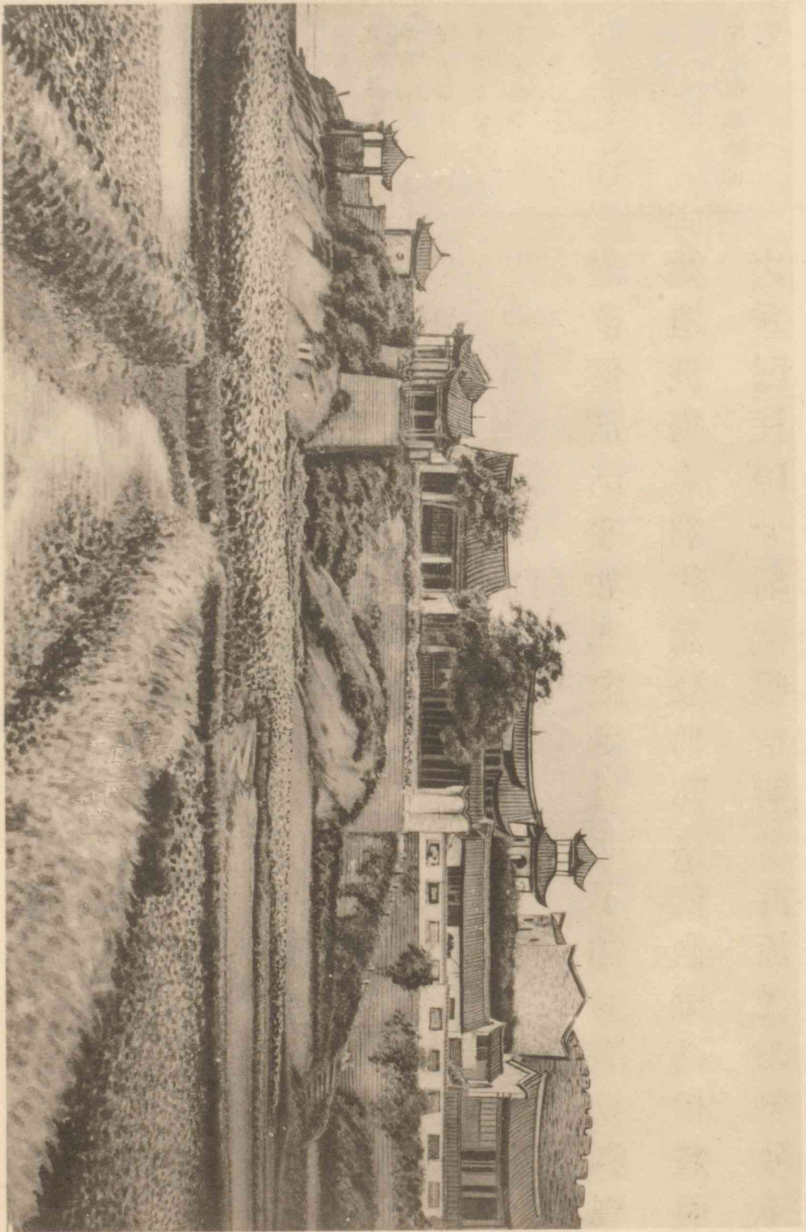
迎一逆生子當如孫仲謀向者劉景昇兒子豚犬耳 豚兒

三九 前赤壁賦

蘇軾

東坡年譜元豐五年壬戌(七四三)先生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皋亭七月遊赤壁有前赤壁賦十月又遊之有後赤壁賦一葦小舟也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先敘風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次敘月風月是一篇張本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



(黃州黃省北湖在) 壁 赤

洞通也。洞簫簫之無底者。

嫋嫋同。裊裊悠揚貌。

嫋音里。寡婦也。

魏武帝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

無枝可依。

孟德曹操也。周郎周瑜。

破荊州。下江陵。

劉表子琮。在荊州。曹操破之。更

下江陵。討劉備。

蜉蝣。小蟲。朝生而暮死云。

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  
 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  
 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  
 問客曰：何為其然也。生出後半篇文字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  
 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  
 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醴酒臨江，  
 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  
 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  
 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

論語子罕篇子  
在川上曰逝者  
如斯夫不舍晝  
夜。

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承上而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設為客之言、述感慨之意、以起下文。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應前清風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

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寫適意之狀、結一篇  
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李白

四〇 後赤壁賦

蘇軾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阪、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敘途中之景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殺得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

蘇軾得廢圃、東坡而作堂、號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為之、因繪雪於四壁。

吳松江、出好鱸、味異他處。

蒙茸草亂貌茸音戎  
 石類虎豹之狀者踞而坐之木類刺龍者攀而登  
 馮夷華陰人為水仙

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記景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興記遊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記變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記下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記飛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

俛同俯

疇昔昨夕也疇發聲也昔猶前也

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記夢開戶視之不見其處記醒後

練習文 題赤壁圖後

泐音勒石因其脈理而解散也魏文帝曰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過榮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末若文章之無窮

天下何地無月何處無風而赤壁獨以風月聞者非以有蘇子文章耶天文章非有金石之堅也非有山嶽之重也發諸心形諸言著諸篇翰爾矣而金石可泐山嶽可崩惟文章赫赫然映照于宇宙之間月為之加明風為之加清江山為之加高壯所謂不朽之盛事者非歟彼周郎竭智力以精兵三萬破曹瞞數十萬之衆可謂千古奇功矣而蘇子乃提三寸不律詠風月於盃酒談笑之間使百世之下讀其文想見其人吟諷贊歎之不已而善畫者又摸寫之以傳則蘇子三寸不律之功反出于周郎精兵三萬之上矣

市川世寧、號寬齋。富山藩儒臣。文政三年(一八一〇)卒。年七十一。

峨眉山、二峰對峙、宛如蛾眉故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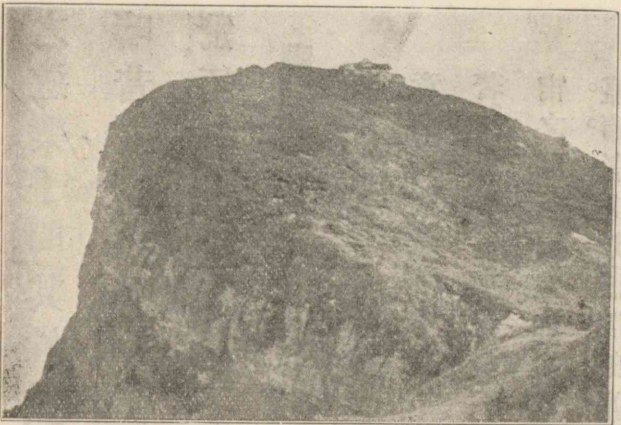
君、指月。

文章之盛如此、沉聖賢君子道德之懿、照映于宇宙者哉。(安積信)

題赤壁圖

孤舟月上水雲長。崖樹秋寒古戰場。一自風流屬坡老。

功名不復畫周郎。(市川世寧)



峨眉山

四一 峨眉山月歌

李白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四二 陳情表

李密

李密、字令伯、晉犍爲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于祖母劉氏。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亡、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此表。險釁艱難過罪也。閔凶、閔憂也。謂丁父憂也。閔、一作愍。零丁、危弱貌。巷、一年之喪。大功、九月之喪也。達、賈逵、榮、顧榮。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癸亥子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

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  
 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  
 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  
 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  
 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  
 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僞朝。歷職郎署。本圖  
 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  
 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  
 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  
 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

盤桓不進貌。  
 奄奄將絕貌。

二州謂梁州益  
 州牧伯謂達榮  
 二人也。  
 魏武子有妾病  
 謂其子穎曰我  
 死嫁此妾病亟  
 又曰殺為殉及  
 死穎曰寧從治  
 時命嫁之及秦  
 晉之戰穎見老  
 人結草以抗杜  
 回回躡而顛遂  
 獲之後穎夢老  
 人云我汝所嫁  
 婦人之父也汝  
 從先人之治命  
 余是以報。

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  
 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  
 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  
 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  
 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  
 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練習文 燕詩示劉叟

叟有愛子。背叟逃去。叟甚悲念之。叟少年亦嘗如是。故作燕詩  
 以喻。

梁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  
 銜泥兩椽間。一巢生四兒。  
 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  
 青蟲不易捕。黃口無飽期。



啣嗽鳥聲也。  
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唐太原人。元和進士，遷左拾遺，貶江州司馬。大中年卒。年七十五。所著有白氏文集七十一卷。

元和憲宗年號二年（一八一）

嘴爪雖欲弊，心力不知疲。須臾千來往，猶恐巢中饑。  
辛勤三十日，母瘦雛漸肥。喃喃教言語，一一刷毛衣。  
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樹枝。舉翅不回顧，隨風四散飛。  
雌雄空中鳴，聲盡呼不歸。卻入空巢裏，啣嗽終夜悲。  
燕燕爾勿悲，爾當返自思。思爾爲雛日，高飛背母時。  
當時父母念，今日爾應知。（白居易）

四三 張中丞傳後序

韓

愈

辭服 蚍蜉蟻子之援 卓卓 削殘餓羸 沮遏 淫辭  
浮圖 亂抽 陽陽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

翰當作瀚

雷萬春當作南霽雲

以上第一段敘李翰所作傳有缺漏

遠後死於偃師，巡子去疾上疏乞削遠官爵

睢陽食盡，巡出愛妾，遠亦殺其奴以食士。蚍蜉大蟻也。

無待言國亡主滅，無所期待者也。

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

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



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

當時論者或謂二公當去之。大郡而守之，不當守。雖陽小邑，以自困，故并論之。

以上第二段敘巡遠逸事。

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

立巡遠廟于睢陽歲時致祭號雙廟。

賀蘭名進明時為臨淮太守。

雲謂賀蘭曰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

甄音專瓦也。賴襄曰雜己所見聞言之故有俯仰感慨之致。

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

吾知李翰傳。平直敘。必無是等風神。不獨其筆力懸絕。貞元德宗年號。以上第三段敘南霽雲逸事。大曆代宗年號。烏江縣在安徽省。以巡下當補薦字讀。

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

僅近也。

旋漫小便也。賴襄曰：畫人物者寫畢點睛，此即其法。陽陽自得貌。

以上第四段，引張籍言，合敘巡遠二人逸事。

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閒，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閒，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

嵩無子。張籍云。

四四 守睢陽作

張 巡

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侔月暈。  
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  
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  
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

四五 熟語

滄桑變 桑蓬志 破天荒 假虎威 騎虎之

魚麗陣法之名。白羽，白羽扇也。陣，城上女牆。

勢 暴虎馮河 拔山蓋世 蓬戶甕牖 屋下  
架屋 刻舟求劍 尸位素餐 首鼠兩端 鵠  
蚌之爭 漁父之利 蠻觸之爭 蝸角之爭

四六 上高宗封事

胡

銓

欺罔 殷鑒不遠 梓宮 情僞 含垢忍恥 累卵 陸梁  
狠復 僉議 衣冠之會 伴食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  
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  
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

胡銓字邦衡號澹庵宋廬陵人仕為樞密院編修紹興八年高宗自建康還臨安秦檜復相詔議與金和胡銓上疏沮和議高宗怒連貶竄王倫建炎元年為大金通問使紹興八年再使金國宰相秦檜

誘致虜使謂蕭哲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偕倫來建炎四年金人冊劉豫為皇帝國號大齊僭位八年而廢

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殷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

會乃也。

梓宮徽宗柩也。徽宗崩于金國。高宗母章太后拘于金。淵聖即欽宗廟號。高宗即位。遙上欽宗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變故謂靖康之變。

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僞。已可知矣。陛下尙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

建炎三年。金兵至揚州。高宗南走如杭州。遂從海道回。駐於越州。僞齊遣李成侵襄陽。岳飛擊卻之。劉豫聚兵淮陽。韓世忠引兵急圍之。

穹廬。氈帳也。北虜所住。魯仲連。戰國高士。嘗曰。若帝秦則連蹈東海而死已。第一段論王倫罪可斬。

痛哭流涕長大息也。向者陛下閒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尙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

石晉後晉高祖石敬瑭稱臣於契丹借其兵遂滅後唐契丹主立敬瑭為帝國號晉

孔子語出論語憲問篇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

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

第二段論秦檜唱和孫近附和其罪共可斬高宗紹興五年胡銓除樞密院編修官故云樞屬  
藁街長安街名舊有蠻夷邸  
第三段建議斬三姦與問罪之師以結全文

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四七 瞻本胡邦衡上高宗封事序

林長孺

南宋名臣精忠大義貫天地者其唯胡邦衡乎當時士大夫氣息奄奄不敢吐一辭畏縮逡巡唯姦臣是媚以圖苟安恬然置天下國家于度外嗚呼何其不忠不義之甚也邦衡乃奮然上封事君子以為鳳鳴朝陽其所論駁忠憤激烈擿盡時弊刮腸抉髓攻擊無遺足以誅奸臣之心而奮義士之志苟從其言則宋之天下可以再興矣而高宗赫怒連貶竄之何其

鳳鳴朝陽詩經大雅卷阿篇之語以喻希世之盛事

不明之甚宜哉和成國悴終不自曉也朱文公評此書曰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為第一嗚呼為邦衡者雖遇高宗貶竄于前而得受文公揄揚于後則此書之公論自定矣天下後世豈可復置疑其間哉頃者余寫封事一通置諸座右日夕朗誦以尙友所謂精忠大義若邦衡者不亦一大快事哉後人學文公者或徒講道學於紙上未嘗知天下國家為何物動輒曰邦衡狂人封事狂言噫若是輩者天下之罪人也不啻天下之罪人也亦邦衡之罪人也不啻邦衡之罪人也亦文公之罪人也



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州廬陵人。

宋史紀事本末二十六卷，明陳邦瞻撰。

弘範，姓張，字仲疇，爲元都元帥。張世傑、宋忠臣，厓山之敗，赴水而死。

零丁洋詩曰：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水漂梁，身世浮沈風打萍。皇恐灘邊說皇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人

四八 文天祥不屈

汗青 泛論 宗社 豐頤 炯然

宋史紀事本末

文天祥被執至潮陽，見元將張弘範。左右命之拜，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救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之破，弘範軍中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

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燕，燕京，卽北京也。吉州，在江西省，今稱吉安府。

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既而丞相孛羅等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孛羅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以至於此，願早求死。孛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

十七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後周書、隋書、南史、北史、唐書、五代史是也。

日、幾帝幾王。一一爲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祠神童科。何暇泛論。

忠

上事於君  
下交於友  
內外一誠  
終能長久

孝

敬父如天  
敬母如地  
汝之子孫  
亦復如是

必非賣國者也。予前辭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

字羅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

昂子、益王昴、廣王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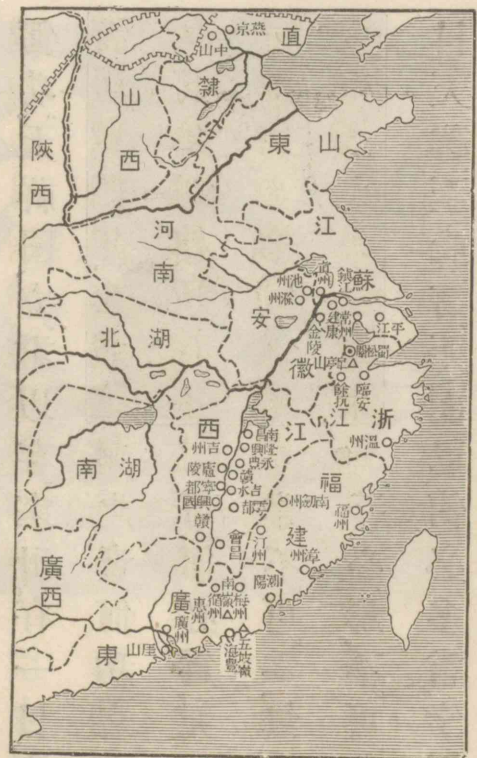
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李羅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



文天祥像

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李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欲釋勿殺。乃囚之。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

地作正氣歌以言其志焉時元主求才甚急乃召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為相矣天祥對



柴市在北京城安定門內

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年四十七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其衣帶

論語衛靈公篇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天祥為人豐頤兩目炯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于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淚悲慟有得其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為忠孝所感云修刪

四九 正氣歌並序

文 天 祥

白閉，密也。

厲，疫病也。

萃然 蒸漚 陳陳 雜選 腥臊 孱弱 流形 陽九  
 楚囚 鼎鑊 溝中瘠 百沴 繆巧 耿耿 典刑  
 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閉短窄，汗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牀几。時則為水氣，塗泥半乾，蒸漚歷瀾。時則為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為日氣，簷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為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為米氣，駢肩雜選，腥臊汗垢。時則為人氣，或圍溷，或死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為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為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閒，于茲二年矣。嗟呼！是殆有養致然爾。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流，流品也。流形，謂凡有形之萬物。下則為河嶽，上

則為日星。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萬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於人

曰浩然。沛乎塞蒼冥。孟子：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沛，盛大貌。蒼冥，天

也。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皇路，大道也。清夷，太平之世。謂處是時，雍容獻納，其氣不可得見也。時

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丹青，丹冊青史。丹冊，紀功之冊也。青史，古時書策用竹簡，故云。在齊太史

簡。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子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在晉

董狐筆。左傳：宣公二年，趙盾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在秦張良椎

在秦張良椎。事出於史記留侯世家。本卷第一課參看。在漢蘇武節。事出於蘇建傳。本卷三卷第四課參看。為嚴將軍頭

為嚴將軍頭。蜀志：張飛傳：飛破劉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曰：何不降？顏曰：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為嵇侍中血

為嵇侍中血。晉書：嵇紹傳：惠帝以紹為侍中，行在所。值王師敗績，百官及侍衛莫不潰散。惟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也。為

為

張睢陽齒

唐書張巡傳巡鄧州南陽人安祿山反巡起兵討賊拔衆至睢陽與太守許遠等合巡每戰大呼嚼齒皆碎及尹子奇視之其齒存者不過三四

爲顏常山舌

唐書顏杲卿傳杲卿爲常山太守安祿山反杲卿與長史袁履謙定謀圖賊祿山使史思明攻常山城陷與履謙同執賊脅使降不應瞋

目而罵祿山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嘗不絕鈎斷其舌杲卿舍胡而絕

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

傳管寧字幼安避漢末亂居遼東二十年明帝安車蒲輪聘之不至家貧好學在家常著早帽

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

出師表出於本卷第四課

或爲渡江楫

晉書祖逖傳逖字士雅范陽人元帝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

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慷慨吞胡羯

羯匈奴別部也晉時入居羯室之地在今山西遼州境石勒其種人也晉時五胡亂華分據中

原故逖云然五胡匈奴

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

唐書段秀實傳朱泚反召秀實計事源休

姚令言皆在座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礙萬段吾豈從汝反刑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噴面秀實遂遇害

是氣所磅礴

磅礴混同貌又充塞也莊子逍遙遊旁礴萬物以爲一

凜烈萬古存當其貫

日月生死安足論

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是氣也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地維賴以

立地形四方故云地維史記三皇紀天柱折地維缺

天柱賴以尊

神異經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

實繫命白虎通君臣父子夫婦爲三綱

道義爲之根孟子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九厄運以致被執漢書匈奴傳今天下遭陽九之厄

隸也實不力

類函奴婢門此言所轄將士不肯力戰也宋史文天祥傳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旋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

楚囚

纓其冠

左傳成公九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以己之被縶係比楚囚也

傳車送窮

北傳若古之躡今之郵也古者以車故曰傳車文天祥傳弘範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鼎

鏤甘如飴求之不可得

言監守甚嚴不得遽死也

陰房闋鬼火

陰房鬼火青

春院闋天黑

春院謂牢獄闋晉祕幽也杜甫詩天黑閉春院

今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喻與兵卒共處

雞栖鳳凰食

喻與兵卒共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

中瘠

謂初在獄偶沾陰陽不和之氣自分必死也說苑死則不免爲溝中之瘠

如此再暑寒百沴自辟

易。

沚音麗，惡氣也。莊子：陰陽之氣有沚，辟易退避也。史記：項羽紀，項王瞋目叱之，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哀哉沮洳場。沮洳場，下溼之地。

詩經：彼汾沮洳。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

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詩經：我心悠悠，又悠悠蒼天。曷，有極。

哲人日已遠。哲人，指齊太史以下諸人。典刑在宿昔。刑，同型。詩經：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

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李商隱詩：新灘莫悟游人意，更有風簷夜雨聲。

五〇 和文天祥正氣歌並序

藤田 彪

擊節 菲衣 辛楚 宿痾 困阨 自裁 好仇 汗隆

瞿曇 妖氛 葛藟 四維

先君子亡父幽谷也。

公，德川齊昭也。天保十三年，齊昭幽閉於駒籠邸，東湖禁錮於小梅別墅。

彪年八九歲，受文天祥正氣歌於先君子。先君子每誦之，引盃擊節，慷慨奮發，談說正氣之所以塞於天地，必推本之於忠孝大節，然後止。距今三十餘年。凡古人詩文，少時所誦，十忘七八。至於天祥歌，則歷歷暗記不遺一字。而先君子言容宛然猶在心目。彪性善病，去歲從公駕而來也。方患感冒，力疾上途。及公獲罪，彪亦就禁錮。風窗雨室，濕邪交侵。菲衣疏食，飢寒並至。其辛楚艱苦，常人所難堪。而宿痾頓愈，體氣頗佳。睥睨宇宙，叨與古人相期者，蓋資於天祥歌爲多。夫天祥值宗社之傾覆，身囚於胡虜，實臣子之至變。若彪被幽，則特一時之奇禍。其事與跡皆大不同。然古人有云：死生亦大矣。今彪之困阨，既已若此。而人猶或不以慊於意。曰：何不速賜死。曰：何不早日自裁。彪之所以出入於死生間，亦復如此。而頑乎不變，自信愈厚者，未始不與天祥同也。嗚呼！彪之生死，固不

足道。至於公之進退，則正氣之屈伸，神州之汗隆繫焉。豈特一時奇禍之云乎哉。天祥曰：浩然者，天地之正氣也。余廣其說曰：正氣者，道義之所積，忠孝之所發。然彼所謂正氣者，秦漢唐宋變易不一。我所謂正氣者，亙萬世而不變者也。極天地而不易者也。因誦天祥歌，又和之，以自歌。歌曰：

天地正大氣，粹然鍾神州。秀爲不二嶽，巍巍聳千秋。  
注爲大瀛水，洋洋環八洲。凝爲百鍊鐵，發爲萬朶櫻。  
衆芳難與儔，蓋臣皆熊羆。武夫盡好仇，神州誰君臨。  
萬古仰天皇，皇風洽六合。明德侔太陽，不世無汗隆。  
正氣時放光。

鑿兜也。

大連，物部大連守屋。明主，欽明天皇。中郎，中臣鎌足。

藤原師賢，乘風輦適延曆寺，脫後醍醐天皇。帝子，護良親王。屯音，チユン，艱也。謂村上義光代死。憤憤，憂貌。天目山，指小宮山友信。伏見城，指鳥居元忠。

乃參大連議，侃侃排瞿曇。乃助明主斷，燄燄焚伽藍。中郎嘗用之，宗社盤石安。  
清丸嘗用之，妖僧肝膽寒。忽揮龍口劍，虜使頭足分。忽起西海颶，怒濤殲妖氛。  
志賀月明夜，陽爲鳳輦巡。芳野戰酣日，又代帝子屯。或投鎌倉窟，憂憤正憤憤。  
或伴櫻井驛，遺訓何慙慙。或殉天目山，幽囚不忘君。或守伏見城，一身當萬軍。  
承平二百歲，斯氣常獲伸。然當其鬱屈，生四十七人。乃知人雖亡，英靈未嘗泯。

長在天地間，凜然敍彝倫。誰能扶持之，卓立東海濱。忠誠尊皇室，孝敬事天神。修文兼奮武，誓欲清胡塵。一朝天步艱，邦君身先淪。頑鈍不知機，罪戾及孤臣。孤臣困葛藟，君冤向誰陳。孤子遠墳墓，何以報先親。荏苒二周星，獨有斯氣隨。嗟予雖萬死，豈忍與汝離。屈伸付天地，生死又奚疑。生當雪君冤，復見張綱維。死為忠義鬼，極天護皇基。

(晚年定稿)

汝指正氣。

五一 陶淵明

晉書本傳

家累束帶折腰解印綬

陶潛字淵明，潯陽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

潯陽，宋郡，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

少日不多日也。

彭澤縣名，今九江府湖口縣。

一力，一僕也。

五斗米，縣令俸日食五斗，晉一升當我一合餘。



陶淵明像

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以親

老家貧，為州祭酒。少日自解

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

後復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

隨。送一力給其子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

十日，郡督郵至。吏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為

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耶。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



劉裕，宋高祖也。

元嘉四年（387）

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見。劉裕已篡國，國號宋。自以先世為晉輔，恥事二姓，遂不復仕。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修刪）

五二 歸去來辭

陶

潛

惆悵，失意貌。

晨光，日景也。  
熹微，謂將暮。  
蔣詒，舍中開三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此段述其歸去之由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



陶淵明歸去來圖（文晁筆）

徑唯羊仲求仲  
從之遊淵明亦  
開三徑。

矯舉也。

翳隱蔽也。  
盤桓不進貌。

有事謂耕作。

窈窕深長貌。

休死也。  
委心謂委付心  
於自然任去留

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  
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  
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  
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  
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  
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此段述其歸去之後  
景物之美交游之樂農人  
告予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  
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  
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  
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段此

謂從性命之去  
留。  
遑遑有求而未  
得貌。  
皋田野也。

桎音質足械也。  
梏手械也。

收盡歸去來  
辭一篇之旨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  
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  
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結末一句乃歸  
去來辭之根據

五三 孟子抄

莫非命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  
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天爵人爵

天爵以德。人爵  
以祿。

要求也。

亡失也。

得已不失已也。

見謂名實之顯  
著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  
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  
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告子上篇)

士窮不失義

孟子曰。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  
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  
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盡心上篇)

良知良能

孩提二三歲之  
間在襁褓知孩  
笑可提抱者也

幾希少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兄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盡心上篇)

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盡心上篇)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

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盡心上篇)

四端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

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

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矣。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闕、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

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內讀爲納。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

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

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

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

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

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凡有四端於

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

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

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

（公孫丑上篇）

舍生而取義

熊掌，熊蹠也。以喻義。魚以喻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

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

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

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

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入之所惡，莫甚於

噉爾咄咄之貌。蹴踐踏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

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告子上篇)

牽牛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道言也。以已通用。王謂王天下之道。胡齧齊臣。

穀觶恐懼貌。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

愛猶吝也。  
以上第一段是許王不忍之心，可以致王。

異怪也。

隱痛也。  
擇猶分也。

傷害也，言無害於道理也。  
聲謂將死而哀鳴也。

以上第二段是啓王察識此不忍之心。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穀，鯁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

詩小雅巧言之篇。  
戚戚，心動貌。

復白也。  
鈞，三十斤。

形狀也。

挾，以腋持物也。

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  
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

以上第三段是啓王擴充此不忍之心。

構結也。

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辟開廣也。莅臨也。若如此也。

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



集合也。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  
以上第四段，是言不能擴充，由於興兵以求大欲。

恆，常也。產，生業也。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

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

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輕，猶易也。

贍，足也。

畜，養也。時，謂爭字之時。  
庠序，皆學名，申重也。  
頌，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

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

以上第五段是言擴充不忍之心則大欲可遂其本在制民產。

說悅同。

慍舍怒意。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

文謂四書六藝之文。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

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篇）

四五 論語抄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而篇）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篇）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篇）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

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學而篇）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里仁篇）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里仁篇）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

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篇）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  
飯食也疏食麤飯也。  
詩小雅小旻之篇。  
戰戰恐懼貌兢兢戒謹貌。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

(泰伯篇)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子罕篇)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篇)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顏淵篇)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季氏篇)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

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

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靈公篇)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

知言、無以知人也。(堯曰篇)

五五 勸學

荀子

荀子二十卷、周荀況撰。其書大旨、在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槁暴、槁、枯也。暴乾也。挺、直也。

日參省、曾子語出于前課論語抄、參三也。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輒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輒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

于越猶言於越夷東夷貊東北詩曰小雅小明篇

靖謀也共恭也介助也景大也吾嘗終日而思論語衛靈公篇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蒙鳩鷦鷯也

茗葦之秀也

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

蘭槐香草也漸漬也滌溺也

構結也

疇與儔同類也質射侯的正鵠也

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滌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

蚋蚊也。

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頭步，半步曰頭。

鏗刻也。

螭與蜥同。

跪足也。螯，蟹首上如鉞者。

冥冥，惛惛，皆專默精誠之謂也。衢道，四達之道也。

衆鳥息焉，醯酸而蚋聚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於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則亦及之。功在不舍，鏗而舍之，朽木不折，鏗而不舍，金石可鏤。螭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蟻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

詩曰：詩經曹風鳴鳩篇。

瓠巴，古之善鼓瑟者。流魚，中流之魚也。伯牙，古之善鼓琴者。

景行，大道也。

聰。騰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積耶，安有不能聞者乎。

五六 孔子世家贊

史

記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子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

折斷也。折中斷定中正之理也。

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歿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新修漢文卷五終

附載

一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 鞏

曾鞏字子固。宋建昌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元豐六年(七四三)卒。年六十五。所著有元豐類稿五十卷。撫州。今江西省撫州府。

爲之備。謂因霖雨。完城浚濠。糾丁壯。實倉廩。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以上第一段提公大節。死字伏後面處。死案。小夫婦人知烈。伏不足觀公之大案。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玄宗時見。斥一次。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肅宗時見。斥一次。又爲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又見斥一次。李

太上皇指玄宗  
盧杞惡真卿欲  
除之會李希烈  
反建中三年  
州德宗問計於  
杞杞曰誠得而  
雅重臣為陳禍  
福可不勞軍旅  
而服顏真卿三  
朝舊臣忠直剛  
決名重海內人  
所信服真其人  
也乃詔使真卿  
宣慰希烈竟為  
希烈所害

土門關名一曰  
井陘口在今直  
隸省正定府

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又見斥一次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代宗時見斥一次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德宗時見斥累次至死而後已以上第二段歷敘公平生連斥卒至節死斥字是字眼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

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閒一忤

吏部尚書充禮  
儀使上柱國魯  
郡開國公顏真  
卿立德踐行  
當四科之首

書 卿 真 顏

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以上第三段敘公大節天下一人而已公之學

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

孟子萬章下篇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孔子聖之

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奸顛跌憾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以上第四段論公之大節出於天性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根上文篤於道者云云句推出仁字以明公所以自立之本領以上第五段引孔子之言斷定公之大節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

衛靈公篇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點出祠堂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點出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為祠堂甚有關係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以上第六段記建祠烈字節字呼應篇首

（唐宋八家文讀本）

賴襄評通篇結處三下也字二下矣字再下歟字語意典重豐厚



與題相稱。末又稱造祠者為法令所不及。出題外作結。有大家風度。

平原今山東平原縣。

二 過平原作

文 天 祥

平原太守顏真卿。長安天子不知名。祿山反。真卿遣李平問道。奏之。玄宗喜曰。朕不識真

乃能如是。一朝漁陽動鞞鼓。漁陽今京兆薊縣。安祿山叛於此。白居易長恨歌。漁陽鞞鼓動地來。鞞音平。騎鼓也。大江

以北無堅城。時河朔盡陷。公家兄弟奮戈起。公從父兄杲卿一十七郡

連夏盟。杲卿為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湊等。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為盟主。賊聞失色分兵還。不敢

長驅入咸京。咸京。咸陽。即長安也。明皇父子將西狩。明皇父子。玄宗肅宗也。西狩。謂明皇出奔西蜀。

由是靈武起義兵。肅宗即位。靈武。靈武縣名。今甘肅靈武縣。唐家再造李郭力。李光弼。郭

儀子若論牽制公威靈。言有真卿兵牽制之。故李郭等得從容恢復。哀哉常山慘鉤舌。

見本卷正氣歌註。心歸朝廷氣不懾。言杲卿一心向唐。雖死不懼也。崎嶇坎坷不得志。

崎嶇。不平也。坎坷。一作臆軻。車行不利也。言真卿數厄於羣小。不得一行其志。

四朝老忠節。四朝。玄宗肅宗。當代宗。德宗。當年幸

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

前篇。事見。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盧

杞欺日月。又見前篇。亂臣賊子歸何

處。茫茫煙草中原土。言中原故土依然。而

亂臣賊子。已不知何往也。公死於今六百年。忠

山東省平原城東門初顏公畫



精赫赫雷當天。

柴市赴義事見  
本卷四八課

評曰忠貞之氣溢於言外。柴市赴義其幾已見於此詩。

三 祀孔典禮 今體文例

中國數千年來立國根本在於道德凡國家政治家  
庭倫紀社會風俗無一非先聖學說發呈流衍是以  
國有治亂運有隆汙惟此孔子之道亙古常新與天  
無窮經明於漢祀定於唐俎豆馨香爲萬世師表國  
紀民彝賴以不墜環球各國各有所以立國之精神  
秉諸先民蒸爲特性中國服循聖道自齊家治國平  
天下無不本於修身語其小者不過庸德之行庸言

之謹皆日用倫常所莫能外如布帛菽粟之不可離  
語其大者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爲往聖繼絕學爲  
萬世開太平苟有心知血氣之倫胥在範圍典成之  
內故尊崇至聖出於億兆景仰之誠絕非提倡宗教  
可比前經政治會議議決祀孔典禮業已公布施行  
九月二十八日爲舊曆仲秋上丁本大總統謹率百  
官舉行祀孔典禮各地方孔廟由各該長官主祭用  
以表示人民俾知國家以道德爲重羣相興感潛移  
默化治進大同本大總統有厚望焉此令

（支那大總統告令）

馨香、書經、君陳篇ニ黍稷非馨、明德惟馨トアルニ本ヅク。環球、世界。特性、俗ニイフ國民性。庸、平常ナリ。中庸ニ庸徳之行、庸言是謹。位、其ノ所ニ安ンズルナリ。育、其ノ性ヲ遂グルナリ。中庸ニ致、中和、大地位焉、萬物育焉。

〔譯讀〕 中國數千年來、立國ノ根本ハ道德ニ在リ。凡ソ國家ノ政治、家庭ノ倫紀、社會ノ風俗、一トシテ先聖學說ノ發呈、流行ニ非ザル無シ。是ヲ以テ國ニ治亂アリ、運ニ隆汙アルモ、惟此ノ孔子ノ道ハ互古常ニ新ニシテ、天ト窮リ無シ。經ハ漢ニ明カニ祀ハ唐ニ定マリ、俎豆馨香、萬世ノ師表タリ。國紀民彝、賴リテ以テ墜チズ。環球ノ各國、各、國ヲ立ツル所以ノ精神アリ。諸ヲ先民ニ秉リ、特性ヲ蒸爲ス。中國ハ聖道ニ服循シ、齊家、治國、平天下ヨリ、修身ニ本ヅカザル無シ。其ノ小ヲ語レバ、庸徳ヲ之レ行ヒ、庸言ヲ之レ謹ムニ過ギズ。皆日用ノ倫常ニシテ、能ク外ニスル莫キ所、布帛菽粟ノ離ル可カラザルガ如シ。其ノ大ヲ語レバ、則チ以テ天地ヲ位セシメ、萬物ヲ育シ、往聖ノタメニ絶學ヲ繼ギ、萬世ノタメニ太平ヲ開ク可シ。苟モ心知

胥皆也。

上丁、月ノ始メテノ丁ノ日。釋奠ヲ行フノ日ナリ。故ニ釋奠ヲ丁祭トイフ。羣、羣衆ナリ。潛、移默化、知ラズ、識ラズ、自然ニ感化スル義。

血氣ヲ有スルノ倫ハ、胥範圍典成ノ内ニ在リ。故ニ至聖ヲ尊崇スルハ、億兆景仰ノ誠ニ出ヅ。絶エテ宗教ヲ提倡スルノ比、ス可キニ非ズ。前ニ政治會議ノ議決ヲ經タル祀孔ノ典禮ハ、業已ニ公布施行セリ。九月二十八日ハ、舊曆仲秋ノ上丁タリ。本大統領謹ミテ百官ヲ率キ、祀孔ノ典禮ヲ舉行ス。各地方ノ孔廟ハ、各該長官ニ由リテ主祭シ、用以テ人民ニ表示シ、國家ハ道德ヲ以テ重シト爲スヲ知ラシメ、羣相興感シ、潛移默化、治ノ大同ニ進マンコト、本大統領厚望アリ。此ニ令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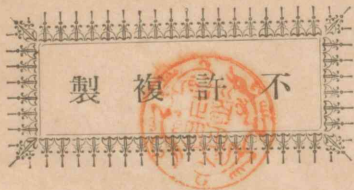
品詞分類略表

容形	代名詞	名詞	語例	應用例
(一) 情態 (一) 高低紅白深淺 (二) 參差窈窕赴赴	(一) 人稱 (一) 自稱 朕吾我余己僕木宵不佞 (二) 對稱 汝女爾若卿足下閣下 (三) 他稱 彼渠 (四) 不定稱 誰孰或 (五) 近稱 是此之茲 (六) 中稱 其厥 (七) 遠稱 彼 (八) 不定稱 孰何	(一) 普通 人花 仁義 (二) 固有 豐臣秀吉朝鮮 (三) 熟語 天地日月山川草木 (四) 金鳥玉兔楚軍齊師 (五) 先王之道不忍人之政	人折花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豐臣秀吉伐朝鮮 日月無私照 金鳥長飛玉兔走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我心匪石不可轉 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 矜其能喪厥功 彼黍離離 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上高山入深林 赴赴武夫公侯干城

詞	動詞	副詞	前置詞	接續詞	感歎詞
(二) 數量 三百萬	(一) 自動 坐臥遊步 (二) 他動 好惡受授忘覺	(一) 最愈甚極僅獨唯少漸 (二) 少焉大抵 (三) 率爾卓爾油然而沛然 (四) 豁然躍如鬱乎煥乎 (五) 循循然怡怡如巍巍乎 (六) 戚戚混混戰戰兢兢 (七) 惡何盍豈焉奚幾何	(一) 於 (二) 于 (三) 乎	(一) 則而故然及且亦將 (二) 即方輒便 (三) 於是既而由是觀之當此時	(一) 吁噫惡 (二) 嗚呼於戲嗟乎於乎
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百代之過客	人坐我臥 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	山愈深景愈奇 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 天油然而作雲沛然下雨 煥乎其有文章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奚暇治禮義哉 幾何不為禽獸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 吾十有五志於學 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 學而不思則罔	跋前疐後動輒得咎 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	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嗚呼忠臣楠子之墓

大正十五年八月二十日  
 教育部省檢定濟  
 漢文教科用校

大正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印  
 大正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發  
 大正十五年二月九日訂正  
 大正十五年二月十二日訂正發行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  
 振替貯金口座東京四九九一番

編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印刷所

簡野道明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株式會社  
 明治書院

取締役社長 三樹退三

東京市神田區雉子町三十四番地

綾部喜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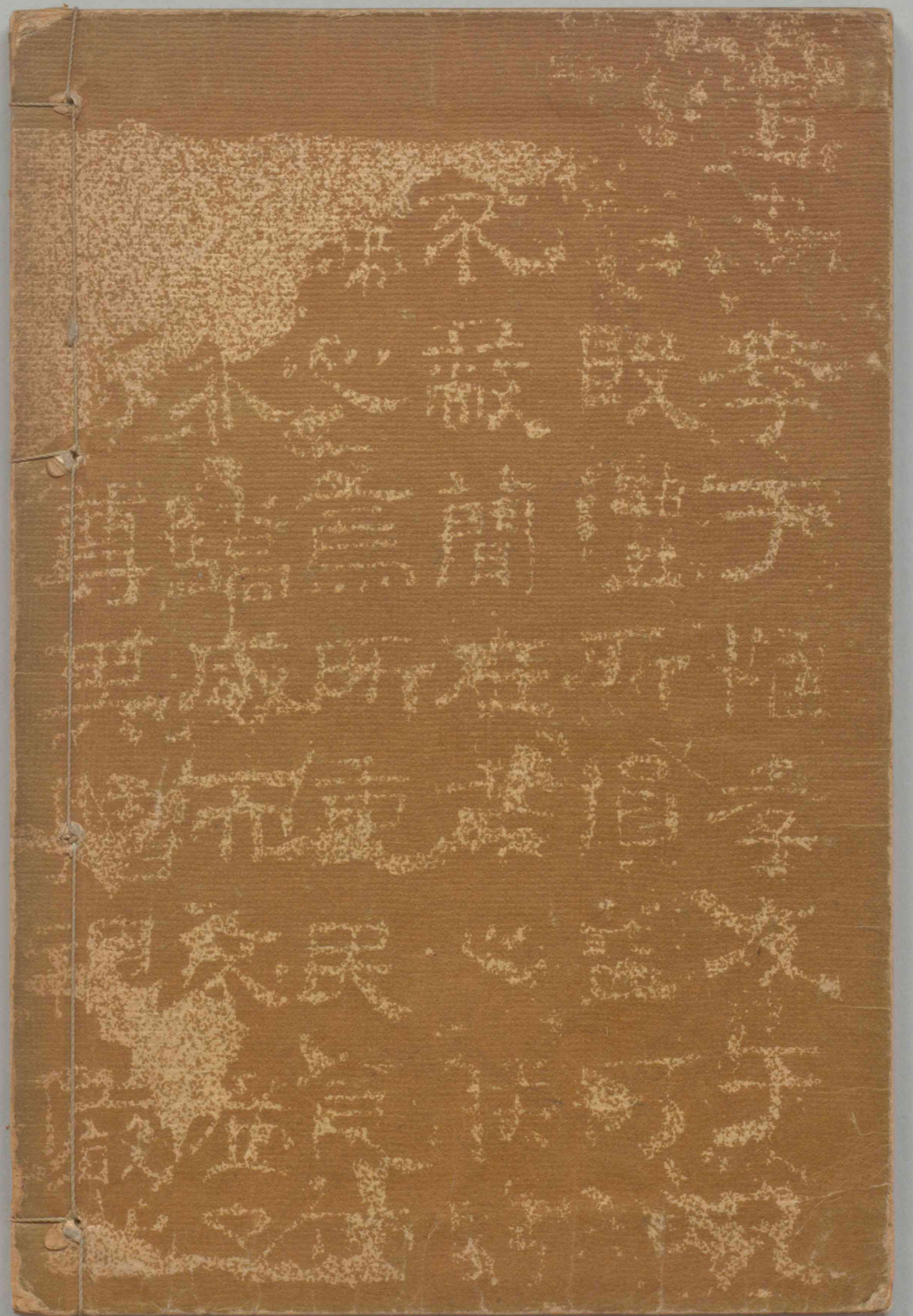
東京市神田區雉子町三十四番地

宮本印刷所

株式會社  
 明治書院

電話神田(25)二一六九一四番

新修漢文	
價	定
卷一金四拾七錢	卷一金四拾七錢
卷二金五拾七錢	卷二金五拾七錢
卷三金六拾錢	卷三金六拾錢
卷四金六拾壹錢	卷四金六拾壹錢
卷五金六拾六錢	卷五金六拾六錢



地理

(五年次学期)

- 一、日本近海の地圖を描き、深海の分布と海流の狀態とを表はせ。
- 二、潮汐の原因を説明し、且つ潮汐による海水運動の有様を説明せよ。
- 三、低氣壓と風向の變化を説明せよ。
- 四、朝風、夕風を説明せよ。
- 五、颱風とは何か、又何故に我が國の附近に颱風が多いかを説明せよ。